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三

第二如何取心要之理分二。^一於道總建立發決定解。^二正於彼道取心要之理。初中分二。^三士道中總攝一切至言之理。^三顯示由三士門如次引導之因相。今初

佛初發心中集資糧。最後現證圓滿正覺。一切皆是爲利有情。故所說法一切亦唯爲利有情。如是所成有情利義。略有二種。謂現前增上生。及畢竟決定勝。其中依於成辦現前增上生事。盡其所說。一切皆悉攝入下士。或共下士所有法類。殊勝下士者。是於現世不以爲重。希求後世善趣圓滿。以集能往善趣因故。道炬論云。「若以諸方便。唯於生死樂。希求自利義。知彼爲下士。」決定勝中。略有二種。謂證解脫僅出生死及一切種智位。其中若依諸聲聞乘及獨覺乘。盡其所說一切皆悉攝入中士。或共中士所有法類。中士夫者。謂發厭患一切諸有。爲求自利。欲得度出三有解脫。以趣解脫方便之道三種學故。道炬論云。「背棄諸有樂。遮惡業爲性。若惟求自靜。說名中士夫。」如嚩嚩所造攝行炬論云。「尊長佛說依密咒度彼岸。能辦菩提故。此當書彼義。」謂修種智方便有二。謂密咒大乘及波羅蜜多。

大乘。此二攝入上士法類。上士夫者。謂由大悲自在而轉。爲盡有情一切苦故。希得成佛學。習六度及二次第等故。道炬論云。「由達自身苦。若欲正盡除他一切苦者。是爲勝士夫。」此士所修菩提方便。謂波羅蜜多及咒。下當廣說。

三士之名。攝決擇曰。「復有三士。謂有成就正受非律儀。非非律儀所攝淨戒律儀。亦有成就正受聲聞相應淨戒律儀。亦有成就正受菩薩淨戒律儀。其中初者爲下。第二爲中。第三爲勝。」與此義同。復說多種上中下士建立道理。如道炬所說。世親阿闍黎於俱舍釋中。亦說三士之相。下士夫中。雖有二類。謂樂現法及樂後世。此是第二。復須趣入增上生無謬方便。

第二顯示由三士門如次引導之因相分二。^一顯示何爲由三士道引導之義。^二如是次第引導之因相。今初

如是雖說三士。然於上士道次第中。亦能攝納餘二士道無所缺少。故彼二種是大乘道或分或支。馬鳴阿闍黎所造。修世俗菩提心論云。「無害與諦實。與取及梵行。捨一切所執。此是善趣行。遍觀生死苦。斷故修諦道。斷除二種罪。此是寂靜行。亦應取此等。是出離道。

支。由達諸法空。生悲衆生流。無邊巧便行。是勝出離行。」是故此中非導令趣。唯以三有之樂。爲所欲得下士夫道。及爲自利唯脫生死。爲所欲得中士夫道。是將少許共彼二道。作上士道引導前行。爲修上士道之支分。

是故若發如前所說取心要欲。取心要之法。如中觀心論云。「誰不將無堅。如蕉沫之身。由行利他緣。修須彌堅實。上士具悲故。將利那老死。病根本之身。爲他安樂本。具正法炬時。斷八無暇暇。應以上士行。令其有果利。」謂應念云。我身無實。如蕉如沫。衆病巢穴。老等衆苦所出生處。應以上士所有現行度諸晝夜。令其不空而趣大乘。

若爾理應先從上士引導。云何令修共下中耶。謂修此二所共之道。即上士道發起前行。此中道理後當宣說。

第二如是次第引導之因相分二。一正明因相。二所爲義。今初

轉趣大乘能入之門者。謂即發心於勝菩提。若於相續中生起此心。如入行論云。「若發大心利那頃。繫生死獄諸苦惱。應說是諸善逝子。」謂即獲得佛子之名。或菩薩名。其身即入大乘之數。若退此心。亦從大乘還退出故。是故諸欲入大乘者。須以衆多方便勵力令

發。然發此心須先修習發心勝利。令於勝利。由於至心勇悍增廣。及須歸依七支願行。是能開示菩薩道次最勝教典。集學處論及入行論中所說。

如是所說勝利略有二種。謂諸現前及畢竟勝利。初中復二。謂不墮惡趣及生善趣。若發此心能淨宿造衆多惡趣之因。能斷當來相續積集。諸善趣因。先已作者。由此攝故。增長廣大。諸新作者。亦由此心爲等起故。無窮盡際。畢竟利義者。謂諸解脫及一切種智。亦依此心易於成辦。若於現時畢竟勝利。先無真實欲得樂故。雖作是言。此諸勝利從發心生。故應勵力發起此心。亦唯空言。觀自相續。極明易了。若於增上生及決定勝。二種勝利發欲得者。故須先修共中下士所有意樂。如是若於二種勝利發欲得已。趣修具有勝利之心者。則須發起此心根本大慈大悲。此復若思。自於生死安樂匱乏。衆苦逼惱。流轉道理。身毛全無。若動若轉。則於其他有情流轉生死之時。樂乏苦逼。定無不忍。入行論云。「於諸有情先。如是思自利。夢中尙未夢。何能生利他。」故於下士之時。思惟自於諸惡趣中。受苦道理。及於中士之時。思惟善趣。無寂靜樂。唯苦道理。次於親屬諸有情所。比度自心。而善修習。即是發生慈悲之因。菩提之心從此發生。故修共同中下心者。即是生起眞菩提心所有方便。非是引

導令趣餘途。如是又於彼二時中，思惟歸依及業果等，多門勵力，集福淨罪，如其所應，即菩提心之前行。修治相續之方便，七支行願及歸依等，故應了知此等即是發心方便。此中下中法類，即是發無上菩提心支分之道理，尊重亦當善爲曉喻。弟子於此應獲定解。每次修時當念此義，修菩提心發生支分，極應愛重。若不爾者，則此諸道與上士道別別無關。乃至未至實上士道，於菩提心未得定解，而成此心發生障礙，或於此間失大利義，故於此事應殷重修。如是修習中下之道及善修習，如上士時所說道已於相續中，隨力令生眞菩提心。次爲此心極堅固故，應以不共歸依爲先而受願軌，由願儀軌正受持已，於諸學處應勵力學。次應多修欲學之心，謂欲學習六度四攝菩薩行等。若由至心起欲學已，定受行心清淨律儀。次應捨命莫令根本罪犯染著，餘中下纏及諸惡作，亦應勵力莫令有染。設若有犯，亦應由於如所宣說，出犯門中，善爲淨治。次應總學六到彼岸，特爲令心於善所緣，堪能隨欲而安住故。應善學習止體靜慮，道炬論說爲發通故。修奢摩他者，僅是一例，覺噲於餘處亦說爲發毗鉢舍那，故爲生觀亦應修止。

次爲斷執二我縛故，以見決定無我空義。次應將護無謬修法，成辦慧體毗鉢舍那。如道炬釋說，除修止觀，學習律儀學處以下，是爲戒學。奢摩他者，是三摩地，或爲心學。毗鉢舍那是爲慧學。復次奢摩他下是方便分，福德資糧，依世俗諦所有之道，廣大道次。發起三種殊勝慧者，是般若分，智慧資糧，依勝義諦甚深道次。應於此等次第決定，數量決定，智慧方便，僅以一分不成菩提，發大定解。

由如是理，欲過諸佛功德大海，佛子鵝王是由雙展，廣大方便，圓滿無缺，世俗諦翅，善達二種，無我眞實勝義諦翅，乃能超過。非是僅取道中一分，如折翅鳥所能飛越。如入中論云，「眞俗白廣翅圓滿，鵝王列衆生鵝前，承善風力而超過，諸佛德海第一岸。」

如是以諸共道淨相續已，決定應須趣入密咒。以若入密速能圓滿二資糧故。設若過此非所能堪，或由種性功能羸劣，不樂趣者，則應唯將此道次第，漸次增廣。

若入密咒者，則依知識法勝出前者，依咒所說應當隨行，以總一切乘，特密咒中，珍重宣說故。次以根源清淨續部，所出灌頂成熟身心。爾時所得一切三昧耶及律儀，應寧捨命如理護持。特若受其根本罪染，雖可重受，然相續已壞，功德難生，故應勵力，莫令根本罪犯染者。又應勵防諸支罪染，設受染者，亦應悔除，防止令淨，以三昧耶及諸律儀，是道本故。

次於續部。若是下部有相瑜伽。若是上部生次瑜伽。隨其一種善導修學。此堅固已。若是下部無相瑜伽。或是上部滿次瑜伽。隨於其一應善修學。

道炬論說。如是建立道之正體。故道次第亦如是導。大覺囑師。於餘論中亦嘗宣說。攝修大乘道方便論云。「欲得不思議。勝無上菩提。賴修菩提故。樂修爲心要。已得極難得。圓滿暇滿身。後極難獲故。勤修令不空。」又云。「如犯從牢獄。若有能逃時。與餘事非等。速從彼處逃。此大生死海。若有能度時。與餘事非等。應當出有宅。」又云。「歸依增上戒。及住願根本。應受菩薩律。漸隨力如理。修行六度等。菩薩一切行。」又云。「方便慧心要。修止觀瑜伽。」定資糧品亦云。「先固悲力生。正等菩提心。不著有報樂。背棄諸攝持。圓滿信等財。敬師等於佛。具師教律儀。善勤於修習。瓶密諸灌頂。由尊重恩得。行者身語心。清淨成就器。由圓滿定支。所生資糧故。速當得成就是住密咒規。」

第二所爲義者。若中下士諸法品類。悉是上士前加行者。作爲上士道次足矣。何須別立共中下士道次名耶。別分三士而引導者。有二大義。一爲摧伏增上我慢。謂尚未起共同中下士夫之心。即便自許我是大士。二爲廣益上中下心。廣饒益之理者。謂上二士夫。亦須

希求得增上生及其解脫。故於所導上中二類補特伽羅。教令修習此二意樂。無有過失。起功能故。若是下品補特伽羅。雖令修上。既不能發上品意樂。又棄下品俱無成故。

復次爲具上善根者。開示共道。令其修習。此諸功德。或先已生。若先未生。速當生起。若生下下。可導上上。故於自道非爲迂緩。須以次第引導心者。陀羅尼自在王請問經中。以點慧寶師漸磨摩尼法喻合說。恐文太繁。故不多錄。

龍猛依怙亦云。「先增上生法。決定勝後起。以得增上生。漸得決定勝。」此說增上生道及決定勝道。次第引導。聖者無著亦云。「又諸菩薩爲令漸次集善品故。於諸有情。先審觀察。知劣慧者。爲說淺法。隨轉粗近教授教誡。知中慧者。爲說中法。隨轉處中教授教誡。知廣慧者。爲說深法。隨轉幽微教授教誡。是名菩薩於諸有情次第利行。」聖天亦於攝行炬論。成立先須修習到彼岸乘意樂。次趣密咒漸次道理。攝此義云。「諸初業有情。轉趣於勝義。正等覺說此。方便如梯級。」四百論中。亦說道次極爲決定。「先遮止非福。中間破除我。後斷一切見。若知爲善巧。」此說道有決定次第。敬母善巧阿闍黎亦云。「如淨衣染色。先以施等語。善法動其心。次令修諸法。」月稱大阿闍黎。亦引此教爲所根據。成立道之次第。

決定。現見於道引導次第，諸修行者，極應珍貴，故於此理，應當獲得堅固定解。

第二正取心要分三：一、於共下士道次修心，二、於共中士道次修心，三、於上士夫道次修心。初中分三：一、正修下士意樂，二、發此意樂之量，三、除遣此中邪執。初中分二：一、發生希求後世之心，二、依止後世安樂方便。初中分二：一、思惟此世不能久住，憶念必死，二、思惟後世當生何趣，二趣苦樂。初中分四：一、未修念死所有過患，二、修習勝利，三、當發何等念死之心，四、修念死理。今初

如是於其有暇身時，取心藏中有四顛倒，於諸無常執爲常倒，即是第一損害之門。其中有二，謂粗及細，於其粗劣死無常中，分別不死是損害門。此復僅念今後邊際，定當有死，雖皆共有，然日中乃至臨終皆起是念，今日不死，今亦不死，其心終執不死方面，若不作意此執對治，被如心之所蓋覆，便起久住現法之心。於此時中，謂須如是如是衆事，數數思惟，唯於現法，除苦引樂，所有方便，不生觀察後世解脫，一切智等大義之心，故不令起趣法之意。設有時趣聞思修等，然亦唯爲現法利故，令所修善勢力微弱，復與惡行罪犯相屬而轉，故未糅雜惡趣因者，極爲希貴。

設能緣慮後世而修，然不能遮後時漸修延緩懈怠，遂以睡眠昏沈雜言飲食等事，散耗時日，故不能發廣大精勤，如理修行。

如是由希身命久住所欺誑故，遂於利養恭敬等上，起猛利貪，於此障礙，或疑作礙，起猛利瞋，於彼過患蒙昧愚癡，由利等故，引起猛利我慢嫉等諸大煩惱及隨煩惱如瀑流轉，復由此故，於日中漸令增長，諸有勝勢，能引惡趣猛利大苦，身語意攝十種惡行，無間隨近，謗正法等諸不善業，又令漸棄能治彼等，善妙宣說甘露正法，斷增上生及決定勝，所有命根，遭死壞已，爲諸惡業引導，令赴苦痛粗猛，炎燒非愛，諸惡趣處，何有過此暴惡之門。四百論亦云：「若有三世主，自死無教者，彼若安然睡，豈有暴於此。」入行論亦云：「須棄一切走，我未如是知，爲親非親故，作種種罪惡。」

第二修習之勝利者，謂若眞起隨念死心，譬如決斷今明定死，則於正法稍知之士，由見親屬及財物等不可共往，多能任運遮彼貪愛，由施等門樂取堅實，如是若見爲求利敬及名稱等世間法故，一切劬勞皆如扇揚諸空穀殼，全無心實，是欺誑處，便能遮止諸罪惡行。由其恆常殷重精進，修集歸依及淨戒等諸微妙業，遂於無堅身等諸事取勝堅實，由是自能昇勝妙位，亦能於此導諸衆生，更有何事義大於此。是故經以多喻讚美，大般涅槃經

云、「一切耕種之中，秋實第一。一切跡中，象跡第一。一切想中，無常死想是爲第一。由是諸想能除三界一切貪欲無明我慢。」如是又以是能頓摧一切煩惱惡行大椎，是能轉趣頓辦一切勝妙大門，如是等喻而爲讚美。集法句中亦云，「應達此身如瓦器，如是知法等陽燄，魔花刃劍於此折，能趣死王無見位。」又云，「如見衰老及病苦，并見心離而死亡，勇士能斷如牢家，世庸豈能遠離欲。」總之能修士夫義時，唯是得此殊勝暇身期中，我等多是久住惡趣，設有少時暫來善趣，亦多生於無暇之處，其中難獲修法之時，縱得一次堪修之身，然未如理修正法者，是由遇此且不死心，故心執取不死方面，是爲一切衰損之門，其能治此憶念死者，即是一切圓滿之門，故不應執，此是無餘深法可修習者之所修持，及不應執，雖是應修然是最初僅應略修，非是堪爲恆所修持。應於初中後三須此之理，由其至心發起定解而正修習。

第三當發何等念死心者。若由堅著諸親屬等增上力故，恐與彼離起怖畏者，乃是於道全未修習畏死之理，此中非是令發彼心。若爾者何，謂由惑業增上所受一切之身，皆定不能超出於死，故於彼事雖生怖懼，暫無能遮，爲後當來世間義故，未能滅除諸惡趣因，未

能成辦增上生因決定勝因，即便沒亡而應恐怖。若於此事思惟怖畏，則於此等有可修作，能令臨終無所怖畏。若未成辦如是諸義，總之不能脫離生死，特當墮落諸惡趣故，深生畏懼。臨終悔惱。本生論云，「雖勵不能住，何事不可醫，能作諸怖畏，其中有何益。如是若觀世法性，諸人作罪當憂悔，又未善作諸妙業，恐於後法起諸苦。臨終畏懼而蒙昧，若何能令我意悔，我未憶作如是事，復善修作白淨業，安住正法誰畏死。」四百論中亦云，「思念我必死，若誰有決定，此棄怖畏故，豈畏於死主。」故若數數思惟無常，念身受用定當速離，則能遮遣，希望不離彼等愛著，由離此等所引憂惱增上力故，怖畏死沒皆不得生。

第四如何修念死者，謂應由於三種根本，九種因相，三種決斷門中修習。此中有三，一思決定死，二思惟死無定期，三思惟死時除法而外，餘皆無益。

初中分三，思惟死主決定當來，此復無緣能令却退者，謂任受生何等之身，定皆有死，無常集云，「若佛若獨覺，若諸佛聲聞，尚須捨此身，何況諸庸夫。」任住何境，其死定至者，即彼中云，「住於何處死不入，如是方所定非有，空中非有海中無，亦非可住諸山間。」前後時中諸有情類，終爲死摧等無差別，即如彼云，「盡其已生及當生，悉捨此身而他往，智

者達此悉滅壞。當住正法決定行。」於其死主逃不能脫。非以咒等而能退止。如教授勝光大王經云。「譬如若有四大山王。堅硬隱固成就堅實。不壞不裂無諸隕損。至極堅強純一實密。觸天磨地從四方來。研磨一切草木本幹及諸枝葉。并研一切有情有命諸有生者。非是速走易得逃脫。或以力退。或以財退。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退却。大王。如是此四極大怖畏來時。亦非於此速走能逃。或以力退。或以財退。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退却。何等爲四。謂老病死衰。大王。老壞強壯。病壞無疾。衰壞一切圓滿豐饒。死壞命根。從此等中。非是速走易得逃脫。或以力退。或以財退。或以諸物及咒藥等易於靜息。」迦摩巴云。「現須畏死。臨終則須無所恐懼。我等反此。現在無畏。至臨終時。用爪抓胸。」

思惟壽無可添。無間有減者。如入胎經云。「若於現在善能守護。長至百年或暫存活。」極久邊際僅有爾許。縱能至彼。然其中間壽盡極速。謂月盡其年。日盡其月。其日亦爲晝夜盡銷。此等復爲上午等時而漸銷盡。故其壽命總量短少。此復現見多已先盡。所餘壽量。雖剎那許亦無可添。然其損減。則遍晝夜無間有故。入行論云。「晝夜無暫停。此壽恆損減。亦無餘可添。我何能不死。」此復應從衆多喻門。而正思惟。謂如織布。雖織一次僅去一

縷。然能速疾完畢所織。爲宰殺故。如牽所殺羊等步步移時。漸近於死。又如江河猛急奔流。或如險岩垂注瀑布。如是壽量。亦當速盡。又如牧童持杖驅逐。令諸畜類。無自主力而赴其所。其老病等。亦令無自在引至死前。此諸道理。應由多門而勤修習。如集法句云。「譬如舒經織。隨所入緯線。速窮緯邊際。諸人命亦爾。如諸定被殺。隨其步步行。速至殺者前。諸人命亦爾。猶如瀑流水。流去無能返。如是人壽去。亦定不回還。艱勞及短促。此復有諸苦。唯速疾壞滅。如以杖畫水。如牧執杖驅。諸畜還其處。如是以老病。催人到死前。」如傳說大覺噶行。至水岸。謂「水淅淅流。此於修無常極爲便利。」說已而修。大遊戲經亦以多喻宣說。「三有無常如秋雲。衆生生死等觀戲。衆生壽行如空電。猶崖瀑布速疾行。」又如說云。「若有略能向內思者。一切外物。無一不爲顯示無常。」故於衆事皆應例思。若數數思能引定解。若略思惟。便言不生。實無利益。如迦摩巴云。「說思已未生。汝何時思。晝日散逸。夜則昏睡。莫說妄語。」非但壽邊爲死所壞。而趣他世。即於中間行住臥三。隨作何事。全無不減壽量之時。首從入胎。即無剎那而能安住。唯是趣向他世而行。故於中間生存之際。悉被老病使者所牽。唯爲死故導令前行。故不應計於存活際。不趣後世安住歡喜。譬如從諸高峯墮時。

未至地前空墜之際，不應歡樂。此亦如四百頌釋引經說云，「人中勇識如初夜，安住世間胎胞中，彼從此後日，日中全無暫息趣死前。」破四倒論亦云，「如從險峯墮地壞，豈於此空受安樂，從生爲死常奔馳，有情於中豈得樂。」此等是顯決定速死。

思於生時亦無閒暇修行妙法，決定死者，謂縱能至如前所說，爾許長邊，然亦不應執爲有暇。謂無義中，先已耗去衆多壽量，於所餘存，亦由睡眠分半度遷，又因散亂徒銷非一少壯遷謝至衰老時，身心力退，雖欲行法，然亦無有勤修之力，故能修法時實爲少許。入胎經云，「此中半數爲睡覆蓋，十年頑稚，念年衰老，愁嘆苦憂及諸悲惱亦能斷滅，從身所生多百疾病，其類非一亦能斷滅。」破四倒論亦云，「此諸人壽極久僅百歲，此復初頑後老徒銷耗，睡病等摧，令無可修時，住樂人中衆生壽餘幾。」伽喀巴亦云，「六十年中，除去身腹睡眠疾病，餘能修法，尚無五載。」

如是現法一切圓滿，於臨死時唯成念境，如醒覺後，念一夢中所受安樂，若死怨敵定當到來，無能遮止，何故愛著現法欺誑。如是思已，多起誓願，決斷必須修行正法。如本生論所說而思，「嗟呼世間惑匪堅不可喜，此姑姆達會，亦當成念境，衆生住於如是性，衆生無

畏極希有，死主自斷一切道，全無怖懼歡樂行，現有老病死作害，大勢怨敵無能遮，定赴他世苦惱處，誰有心知思愛此。」迦尼迦書中亦云，「無悲愍死主，無義殺士夫，現前來殺害，智誰放逸行，故此極勇暴，猛箭無錯謬，乃至未射放，當勤修自利。」

第二思惟死無定期者，謂今日已後，百年以前，其死已定，然此中間，何日而來，亦無定期，即如今日，謂死不死，俱不決定。然心應執死亡方面，須發今日定死之心，以念今日決定不死，或多分不死，其心則執不死方面，便專籌備久住現法，不能籌備後世之事，於此中間爲死所執，須帶憂悔而沒亡故。若日日中籌備死事，則多成辦他世義利，縱不即死，造作此事亦爲善哉。若即死者，則此尤其是所必須，譬如自有能作猛利損害大敵，從此時期至彼時期，知其必至，然未了知何日到來，須日日中作其防慎。

若日日中能起是念，今日必死，下至能念多分是死，則能修作所當趣赴後世義利，不更籌備住現世間，若未生起如此意樂，於現世間見能久住，便籌備此而不修作後世義利，譬如若念久住一處，則計設備住彼所須，若念不住當他往者，則當備作所趣之事，故日月中，定須發起必死之心。

此中分三。思贍部洲壽無定者。總之俱盧壽量決定。諸餘處者各各於自能住壽量。雖無決定。然亦多數能得定限。贍部洲壽極無定準。劫初壽數。經無量年。今後須以滿十歲爲壽長際。即於現在老幼中年。於何時死。皆無定故。如是亦如俱舍論云。「此中壽無定。末十初無量。」集法句云。「上日見多人。下日有不見。下日多見者。上日有不見。」又云。「若衆多男女。強壯亦死亡。何能保此人。尚幼能定活。一類胎中死。如有有產地。又有始能爬。亦能行走。有老有幼稚。亦有中年人。漸次當趣沒。猶如墮熟果。」應當作意所見所聞。若諸尊重。或友伴等。壽未究竟。忽由內外死緣。未滿心願而死。念我亦定是如是法。應數思惟。應令發生必死之心。

思惟死緣極多。活緣少者。謂於此命有多違害。謂諸有心及諸無心。若諸魔屬。人非人等。衆多違害及旁生類。損此身命。亦有多種。彼等如何違害之理。如是內中所有諸病及外大種違損之理。皆應詳思。復次自身由四大種成。彼等亦復互相違害。諸大種界若不公平。有所增減。能發諸病。而奪命根。此諸違害。是與自體俱生而有。故於身命無可安保。如是亦如大涅槃經云。「言死想者。謂此命根。恆有衆多怨敵圍繞。剎那剎那漸令衰退。全無一事

能使增長。」寶鬘論亦云。「安住死緣中。如燈處風內。」親友書亦云。「若其壽命多損害。較風激泡尤無常。出息入息能從睡。有暇醒覺最希奇。」四百論亦云。「無能諸大種。生起說名身。於諸違云樂。一切非應理。」現是五濁極濃厚時。修集能感長壽久住大勢妙業。極其稀寡。飲食等藥。勢力微劣。故皆少有能治病力。諸所受用。安然消後。能長身中諸大種分。勢用虧減。故難消化。縱能消已。亦無大益。資糧寡集。惡行尤重。念誦等事。勢力微劣。故延壽等。極屬難事。又諸活緣。亦無不能爲死緣者。爲不死故。求諸飲食房舍伴等。此復由其受用。飲食太多太少及不相宜。房舍倒塌。親友欺侮。是等門中而成死緣。故實不見有諸活緣。非死緣者。

復次存活即是趣向於死沒故。活緣雖多。然無可憑。寶鬘論云。「死緣極衆多。活緣唯少許。此等亦成死。故當常修法。」

思惟其身極微弱。故死無定期者。身如水沫。至極微劣。無須大損。即如名曰芒刺所傷。且能壞命。故由一切死緣違害。是極易事。親友書云。「七日燃燒諸有身。大地須彌及大海。尚無灰塵得餘留。況諸至極微弱人。」如是思後。不見死主何時決定壞其身命。莫謂有暇。

應多立誓。決從現在而修正法。如迦尼迦書云。「死主悉無親。忽爾而降臨。莫想明後行。應速修正法。此明後作此。是說非賢人。汝當何日無。其明日定有。」瑜伽自在吉祥勝逝友慶喜亦云。「國主所借身。無病衰樂住。爾時取堅實。病死衰無畏。病老衰等時。雖念有何益。」三根本中極重要者。厥由思惟死無定期。能變其心。故應勵修。

第三思惟死時除法而外。餘皆無益之三者。如是若見須往他世。爾時親友極大憐愛而相圍繞。然無一人是可隨去。盡其所有悅意寶聚。然無塵許可得持往。俱生骨肉尚須棄捨。況諸餘法。是故現法一切圓滿。皆棄捨我。我亦決定棄捨彼等。而赴他世。復應思惟。今日或死。又應思惟。爾時唯法是依是怙。是示究竟所有道理。迦尼迦書云。「能生諸異熟。先業棄汝已。與新業相係。死主引去時。當知除善惡。餘衆生皆返。無一隨汝去。故應修妙行。」吉祥勝逝友亦云。「天王任何富。死赴他世時。如敵刳於野。獨無子無妃。無衣無知友。無國無王位。雖有無量軍。無見無所聞。下至無一人。顧戀而隨往。總爾時尚無。名諱況餘事。」

如是思惟有暇義大而實難得。及雖難得然極易壞。念其死亡。若不勤修後世。以往畢竟安樂。僅於命存引樂除苦者。則諸旁生有大勢力。尤過於人。故須超勝彼等之行。若不爾

者。雖得善趣。仍同未得。如入行論云。「畜亦不難辦。爲是小利故。業逼者壞此。難得妙暇滿。」以是此心縱覺難生。然是道基。故應勵力。博朵瓦云。「除我光榮者。即是修習無常。由已了知。定當除去親屬資具等。現世一切光榮。獨自無伴。而往他世。除法而外。皆無所爲。不住現法。始得生起。乃至心中未能生此。是乃遮阻一切法道。」鐸巴亦云。「若能兼修積集資糧淨治罪障。啓禱本尊及諸尊長。並發刻勤殷重思惟。雖覺百年亦不能生。然諸無常不安住故。略覺艱難即得生起。」於迦瑪巴請求另易所緣境時。重述前法。請其後者。則云後者全未能至。

如是自心若能堪任。應如前說而正修習。若不堪者。則隨其所稱。取三根本九種因相。觀現法中所有諸事。猶如臨殺飾以莊嚴。應當乃至意未厭離。數數修習。若經論中。何處有說親近知識暇滿無常。諸法品類。皆應了知。是彼彼時所有行持。取而修習。乃能速得諸佛密意。餘處亦當如是了知。

第二思惟後世當生何趣。二趣苦樂者。如是決定速死沒故。於現法中無暇久居。然死而後亦非斷無。仍須受生。此復唯除二趣之外無餘生處。謂生善趣或是惡趣。於彼中生。非

自自在。以是諸業他自在故。如黑白業牽引而生。如是我若生惡趣者。當爲何等。故應思惟諸惡趣苦。如龍猛依怙云。「日日恆應念。極寒熱地獄。亦應念飢渴憔悴諸餓鬼。應觀念極多愚苦諸旁生。斷彼因行善。瞻部洲人身。難得今得時。勵斷惡趣因。」此中所修生死總苦。惡趣別苦。至極切要。謂若自思墮苦海理。意生厭離。能息傲慢。由見苦是不善果故。於諸惡罪極生羞恥。不樂衆苦故。而樂安樂。由見安樂是善果故。於修善法深生歡喜。由量自心而悲愍他。由厭生死希求解脫。由畏衆苦。發起猛利眞歸依等。故是能攝衆多修要大嗔陀南。如是亦如入行論云。「無苦無出離。故心汝堅忍。」又云。「復次苦功德。厭離除憍傲。悲愍生死者。羞惡樂善行。」又云。「我由畏怖故。將自奉普賢。」此諸苦德。入行論中雖依自身已有之苦增上而說。然其當受衆苦亦爾。以是因緣。思惡趣苦。

其中分三。^一思惟地獄所有衆苦。^二旁生所有衆苦。^三餓鬼所有衆苦。^四初中分四。^一大有情地獄。^二

近邊地獄。^三寒冷地獄。^四獨一地獄。^五今初

謂從此過三萬二千踰繕那。下有等活地獄。從此漸隔四千四千踰繕那下。而有餘七。如是八中。初等活者。謂彼有情。多共聚集。業增上故。種種苦具次第而起。互相殘害。悶絕躑

地。次虛空中。發如是聲。汝諸有情可還等活。次復欬起。如前殘害。由是當受無量衆苦。^二黑繩者。其中所生諸有情類。謂多當受如是衆苦。諸守獄卒。以黑繩拏。或爲四方。或爲八方。或爲種種非一紋畫。如其所拏。如是以刀。或斫或割。三衆合者。謂彼有情。或時展轉而共集會。爾時獄卒驅逐令入。如二孺頭鐵山之間。從此無間兩山合迫。爾時從其一切門中。血流涌注。如是如諸羊馬象獅及如虎頭。合迫亦爾。又集會時。驅逐令入極大鐵槽。壓迫全身。如壓甘蔗。又集會時。有大鐵山從上而墮。於鐵地基若斫若剖。若擣若裂。如是等時。血流涌注。四號叫者。謂彼有情。尋求宅舍。即便趣入大鐵室中。始纔入已。火便熾起。由是燃燒。五大號叫者。多與前同。其差別者。謂其鐵室層匝有二。六燒熱者。謂彼有情爲諸獄卒。置於衆多踰繕那量。極熱燒然。大鐵鑊中。展轉燒博。猶如炙魚。熾然鐵弗。從下貫入。徹頂而出。從口二眼二鼻二耳。一切毛孔。猛熾熾生。又置熾然大鐵地上。或仰或覆。以極熾然炎熱鐵椎。或打或築。七極熱者。謂以三尖大熱鐵弗。從下貫入左右二鋒。徹左右膊。中從頂出。由是因緣從口等門。猛熾熾生。又以熾然炎熱鐵鑊。徧裹其身。又復倒擲。熾然涌沸彌滿灰水大鐵鑊中。其湯涌沸。上下漂轉。若時銷爛皮肉血脈。唯餘骨瑣。爾時灑出。置鐵地上。待其皮肉血脈生已。還

擲鑊中。餘如燒熱。八無間者。謂自東方多百非一踰繕那地。猛火熾然。即從其中騰燄而來。由此漸壞。彼諸有情。皮肉筋骨。直徹其髓。遍身一切。猛燄熾然。燒如脂燭。所餘三方。悉皆如是。四方火來。於彼合雜。所受苦痛。無有間隙。唯因號哭。叫苦聲音。知是有情。又於盛滿熾然鐵炭大鐵箕中。而爲掬簸。又命登下熱鐵地上。諸大鐵山。又從口中拔出其舌。以百鐵釘。釘而張之。令無皺褶。如張牛皮。又置鐵地。令其仰臥。以大鐵鉗。鉗口令開。熾然鐵丸。置其口中。又以洋銅而灌其口。燒口及喉。徹諸腑臟。從下流出。所餘諸苦。如極燒熱。此但略說粗顯苦具。非餘種種衆多苦具。而不可得。如是所住。住處之量及諸苦等。是如本地分中所說錄出。此諸大苦。要經幾時而領受者。如親友書云。『如是諸苦極粗暴。雖受經百俱胝年。乃至不善未盡出。爾時與命終不離。』謂其乃至能受業力未盡以來。爾時定須受彼諸苦。此復人間五十歲。是四天王衆天一日一夜。以此三十爲一月。十二月爲一歲。此五百歲。是四天王衆天壽量。總此一切爲一日夜。三十日夜爲一月。此十二月爲一歲。此五百歲。是爲等活地獄壽量。如是人間百歲二百四百八百千六百歲。如其次第是三十三。乃至他化自在諸天。一日一夜。其壽量者。謂各自天千歲二千四千八千萬六千歲。如此次第。是從黑繩。乃

至燒熱一日一夜。以各自歲。從千乃至一萬六千。俱舍論云。『人中五十歲。是欲界諸天。下者一日夜。上者俱倍增。』又云。『等活等六次。日夜與欲天壽等故。彼壽數與欲天同。極熱半無間中劫。』本地分中亦同是義。

近邊者。謂彼八種大那落迦。一一各有四牆四門。其外皆有鐵城圍繞。其城亦復各有四門。一一門外。有餘四四。有情地獄。謂煨坑。屍糞臭泥。或穢糞泥。惡臭如屍。利刀道等。無極大河。其中初者。謂有煨坑。沒齊膝許。彼諸有情。爲求舍宅。遊行至此。下足之時。皮肉及血。並皆銷爛。舉足之時。皮等還生。第二者。謂即與此無間。相隣有穢糞坑。臭如死屍。彼諸有情。爲求舍宅。遊行至此。顛陷其中。首足俱沒。其糞泥內。多有諸蟲。名曰利刺。穿皮入肉。斷筋破骨。取髓而食。第三者。謂與此泥無間。相隣有多利刀。仰刃爲路。彼諸有情。爲求舍宅。遊行至此。下足之時。皮肉筋血。悉皆刺截。舉足之時。復生如故。與此無間。有劍葉林。彼諸有情。爲求舍宅。遊行至此。遂趣其陰。纔坐其下。衆多葉劍。從樹而落。斫截其身。一切支節。是諸有情。便即躡地。來諸釐狗。搗製脊胎。而噉食之。從此無間。有鐵設拉末梨林。彼諸有情。爲求舍宅。遊行至此。遂登其上。當登之時。諸刺向下。欲下之時。復迴向上。由是貫刺一切支節。次有大鳥名

曰鐵柴。上彼頭頂。或上其膊。探啄眼睛而噉食之。是等同是刀劍苦害。故合爲一。第四者。設拉末梨。無間相隣。有廣大河。名曰無極。沸熱灰水。彌滿其中。彼諸有情。爲求舍宅。墮中煎煮。上下漂沒。如以豆等置大鑊中。以水彌滿。猛火煎煮。其河兩岸。有諸獄卒。手執杖索。及以大網行列而住。遮不令出。或以索羈。或以網漉。仰置熾然大鐵地上。問何所欲。彼若答曰。我等今者竟無覺知。然甚飢渴。便以極熱燒然鐵丸置其口中。及以洋銅而灌其口。此等皆如本地分說。其中復說近邊。獨一。二中壽量。無有決定。然其能感如是苦業。乃至未盡。爾時即當於如是處。恆受諸苦。

八寒地獄者。謂從八大有情地獄橫去一萬踰繕那外。是有彼處。即從此下三萬二千踰繕那處。有寒炮獄。次下各隔二千二千踰繕那處。有餘七焉。其中炮者。謂遭廣大寒觸所觸。一切身分悉皆卷縮。猶如瘡炮。炮裂之中。所有差別。謂瘡卷皺。如泡潰爛。噉折。訶訶。凡虎虎凡者。是以叫苦聲音差別。而立其名。裂如青蓮者。謂遭廣大寒觸所觸。其色青瘀裂五或六。裂如紅蓮。所有差別。謂過青已。變爲紅赤。皮膚分裂。或十或多。裂如大紅蓮。所有差別。謂其皮膚。變極紅赤。分裂百數。或更繁多。如是次第。處所量齊。及諸苦等。皆是依於本地分

說。本生論云。「斷無見者於後世。當住寒風黑暗中。由此能銷諸骨節。誰欲自利而趣彼。」此說住於黑暗之中。弟子書中亦云。「無比嚴寒侵骨力。偏身慄戰而縮屈。百炮起裂生諸蟲。嚼抓脂髓水淋漓。寒迫齒戰毛髮豎。眼耳喉等悉寒逼。身心中間極蒙蔽。住寒地獄苦最極。」

受如是苦經幾時者。謂乃至未盡如是惡業。此又如本地分云。「生寒地獄有情壽量。當知望於諸大有情地獄有情。次第相望各近其半。」俱舍釋中引經說云。「諸苾芻。譬如此間摩竭陀國。納八十斛胡麻大筭。以諸胡麻。高盛充滿。次若有人經越百歲。取一胡麻。諸苾芻。由是漸次容八十斛胡麻大筭。速當永盡。然我不說生寒炮中諸有情壽。而能永盡。諸苾芻如二十炮。如是乃爲一炮裂量。廣說乃至。又諸苾芻。如其二十裂如紅蓮。如是裂如大紅蓮量。其一亦爾。」謂乃至爾許壽量受苦。

獨一地獄者。謂於寒熱地獄近邊。本地分說人間亦有。事阿笈摩。亦說住於近大海岸。猶如僧護因緣中說。俱舍釋亦云。「如是十六有情地獄。是由一切有情共業增上而成。獨一地獄。或由衆多。或二或一。別業而成。此等形相差別非一。處所無定。若河若山。若曠野處。

若所餘處。若於地下。悉皆有故。」如是能感於彼等中受生之因。如下當說。極近易爲。於日中亦集多種。先已集者現有無量。是故不應安穩而住。應思此等深生畏怖。與彼中間唯除隔絕。悠悠之息而無餘故。如是亦如入行論云。「已作地獄業。何故安穩住。」親友書亦云。「諸作惡者唯出息。未斷之時而間隔。聞諸地獄無量苦。如金剛性無所畏。見畫地獄及聽聞。憶念讀誦造形相。尚能引發諸恐怖。況諸正受猛異熟。」生死苦中。諸惡趣苦。極難忍受。其中復以地獄諸苦極難堪忍。於一日中。以三百矛。無間猛刺。所有痛苦。於地獄中。微苦少分。亦莫能比。諸地獄中。又以無間苦爲至極。親友書云。「如於一切安樂中。永盡諸愛爲樂主。如是一切衆苦中。無間獄苦極粗猛。此間日以三百矛。極猛貫刺所生苦。此於地獄輕微苦。非喻非能及少分。」能感如是衆苦之因。唯是自內三門惡行。如是知已。應盡士夫力用策勵。輕微惡行。莫令染著。即前書云。「此諸不善果種子。即身語意諸惡行。汝應盡力而策勵。縱其塵許莫令侵。」

思惟旁生苦者。謂旁生中諸羸劣者。爲諸強力之所殺害。又爲人天資生之具。自無自在。爲他驅馳。遭其傷殺。撻打損惱。本地分說。與諸人天共同依止。無別處所。俱舍釋云。「旁

生謂諸水陸空行。其處根本是謂大海。餘者皆從大海散出。」親友書亦云。「旁生趣中遭殺害。繫縛打等種種苦。諸離寂滅淨善者。互相吞噉極暴惡。有因眞珠及毛骨。由肉皮故而死亡。無自在故由他驅。足手鞭鉤及棒打。」其中初頌。顯示總苦。其第二頌。顯示別苦。言打等中等攝驅馳及穿鼻等。此是依於由人非人作殺害等。互吞噉者。是約傍生衆同分中。所爲損害。寂滅淨善者。謂能證得涅槃善法。遠離此者。顯極愚蒙。不堪道器。從足踢使。至以棒打。而爲驅使。五事如次。謂馬水牛驢象牛等。此等是如親友書釋中所說。其餘尚有生於黑暗。及以水中。老死於彼。負重疲勞。耕耘剪毛。強逼驅使。又以非一。殺害方便。苦惱而殺。又受飢渴。寒暑逼惱。又由獵士。多方惱害。應於此等。常懸畏懼。思惟衆多苦惱道理。厭患出離。

其壽量者。俱舍論云。「旁生長經劫。」謂壽長者。能達劫量。短則無定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三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四

思惟餓鬼苦者。謂諸習近上品慳者。生餓鬼中。彼復常與餓渴相應。皮及血肉悉皆枯槁。猶如火炭。散髮覆面。口極乾焦。舌常舐略。此中有三。於諸飲食有外障者。謂彼若趣泉海池沼。即於其處。爲餘有情持劍槍矛。遮其泉等。不令趣近。及見其水變爲膿血。自不樂飲。於諸飲食有內障者。謂有其口細如針孔。口或如炬。或有頸癭。或腹廣大。縱得飲食無他障礙。自然不能若食若飲。於諸飲食自有障者。謂有餓鬼名猛噉鬚。所有一切若飲若食。悉皆然燒。有名食穢。食糞飲溺。及有唯能飲食不淨。生熟臭穢。有損可厭。或有唯能割食自肉。不能受用淨妙飲食。

是等處所如俱舍釋云。「諸餓鬼王名爲琰魔。諸鬼本處琰魔王國。於此瞻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而有。從此展轉散居餘處。」親友書亦云。「於餓鬼中須依近。欲乏所生相續苦。無治飢渴寒熱勞。怖畏所生極暴苦。或有口細如針孔。腹等山量爲飢逼。下劣捐棄不淨物。尚不具足尋求力。有存皮骨裸形體。如枯枝葉多羅樹。有於夜分口熾然。受用口中燒然

食。有下種類諸不淨。膿糞血等亦無得。面互相衝有受用。頸癭成熟所生膿。諸餓鬼中於夏季。月炎冬季日亦寒。令樹無果諸餓鬼。略視江河亦當乾。」其中初頌顯示總苦。所餘諸頌顯示別苦。勞爲食故。徧處馳求。畏謂由見。執劍杵索諸士夫故。而起畏怖。下劣捐棄。謂隨意棄。夜分者。謂至夜間其口燒然。口中燒然者。謂隨所食皆燒其口。受用謂食。眼如惡毒之所然燒。甘涼泉河。悉當枯竭。又於一類顯似猛噉。火炭充滿。又於一類顯爲膿河。種種穢蟲。滿流注。是釋中說。弟子書亦云。「猛渴遙見無垢河。欲飲馳趣彼即變。雜髮青污及爛膿。臭泥血糞充滿水。風揚浪灑山清涼。檀樹青蔭末拉耶。彼趣猛噉遍燒林。無量株杌亂雜倒。若奔畏浪高翻滾。泡沫充溢大水藏。彼於此見熱沙霧。紅風猛亂大曠野。此住其中望雲雨。雲降鐵箭具炭烟。流飛熾炎金剛石。金色電閃降於身。熱逼雪紛亦炎熱。寒迫雖火亦令寒。猛業成熟所愚蒙。於此種種皆顛倒。針口無量由旬腹。苦者雖飲大海水。未至寬廣咽喉內。口毒滴水悉乾銷。」

其壽量者。本地分及俱舍論說。鬼以人間一月爲一日。乘此自年能至五百。親友書云。「常無間息受衆苦。由其惡行堅業索。繫縛一類有情壽。五千及萬終不死。」其釋說爲一

類餓鬼壽量五千。或有一類壽量萬歲。本地分說。三惡趣中身量無定。由其不善增上力故。大小非一。若思如是惡趣衆苦。應作是念。現在探手。墮煨之中。住一晝夜。或於嚴冬極寒冰窟。裸而無衣。住爾許時。或數日中不用飲食。或蚊虻等。嘶咬其身。尚且難忍。何況寒熱諸那落迦。餓鬼旁生互相吞噉。是等衆苦。我何能忍。度現在心。乃至未能轉變心意。起大怖畏。應勤修習。若雖知解。或未修習。或少修習。悉皆無益。如事阿笈摩說。慶喜妹家二甥出家。教其讀誦。彼讀數日。懈怠不讀。附與目犍連子。仍如前行。慶喜囑曰。應令此二意發厭離。目犍連子引至晝日所經處所。化爲有情大那落迦。彼等聞其斫截等聲。遂往觀視。觀見斫截所有衆苦。又見彼處有三大鑊。涌沸騰然。問云。此中全無入者耶。報云。阿難陀有二甥。既出家已。懈怠廢時。死後當生此中。彼二惶恐。作如是念。設若知者。現或置入。次返目犍連子處。詳白所見。目犍連子告云。二求寂。若此過患。若餘過患。悉是由其懈怠所生。當發精進。彼二遂發精進。若未食前。憶念地獄。則不飲食。若於食後而憶念者。即便嘔吐。又引至餘晝經行處。於餘一處。化爲諸天。彼由聞其琵琶等聲。遂往觀視。見有天宮。天女充滿而無天子。問其無有天子因緣。答云。阿難陀有二甥。既出家已。發勤精進。彼二死後。當生此中。彼二歡喜。還白目

犍連子。教曰。二求寂。若此勝利。若餘勝利。悉從勤發精進而生。應發精進。次發精進。受聖教時。見如前引。真實相應經中宣說。從諸善趣而生惡趣。問云。聖者。我等若從人天之中死後。復生三惡趣耶。告云。二賢首。乃至未能斷諸煩惱。爾時於其五趣生死。如轆轤理。應須輪轉。彼二厭離。作是白云。今後不行諸煩惱行。惟願爲說如是正法。目犍連子爲說法已。證阿羅漢。是故能滅懈怠。能發精進。勤修正道。策發其意。令希解脫。及證解脫。其根本因者。謂讚修苦。縱有大師現住世間。於此教授。更無過上而可宣說。即於此中。發生下中士夫意樂。次第極顯。淨修心量。亦是乃至未起如是意樂以來。應須恆常勵力修習。內鵬喙巴亦云。『應觀能生彼中之因。先作未作。現作未作。爲念不念。當來應作。若先已作。或現正作。或念後時。而當作者。則當生彼。若生彼中。爾時我當何所作耶。我能忍乎。作是念已。作意思惟。必須令其腦漿炎熱。起坐憶慌。無寧方便。隨力令發畏怖之心。此是切要。現得善身。若如是思。能淨先作。未來減少。先所作善。由猛欲樂。發願令轉增長繁多。諸當新作。堪能趣入。則日中能得暇身。具足義利。若於現在不思彼等。墮惡趣時。雖求從彼畏怖之中。救護依處。然不能得。爾時於其應不應作。無慧力故。不能取捨。如入行論云。『若時能行善。然我未作善。惡趣苦蒙

蔽。爾時我何爲。」又云、「誰從此大畏，能善救護我，睜其恐懼眼，四方覓歸依，見四方無依，次乃徧迷悶，彼處非有依，爾時我何爲。故自今歸依，諸佛衆生怙，勤救衆生事，大力除諸畏。」此僅粗分，廣如念住經說。定須觀閱，數數觀閱，於所觀閱，應當思惟。

第二習近後世安樂方便分二。^一趣入聖教最勝之門，淨修歸依。^二一切善樂所有根本發深忍信。初中分四。^一由依何事爲歸依因。^二由依彼故所歸之境。^三由何道理而正歸依。^四既歸依已，所學次第。今初。

因雖多種，然於此中是如前說。於現法中速死不住，死歿之後，於所生處亦無自在，是爲諸業他自在轉。其業亦如入行論云，「如黑暗依陰雲中，剎那電閃極明顯，如是佛力百道中，世間福慧略發起，由是其善唯羸劣，恆作重罪極強猛。」諸白淨業勢力微劣，諸黑惡業至極強力，故墮惡趣。由思此理，起大畏怖，次令發生求依之心，猶如陳那菩薩云，「安住無邊底，生死大海中，貪等極暴惡，大鯨嚼其身，今當歸依誰。」總爲二事，由惡趣等自生怖畏，深信三寶，有從彼中救護堪能。故若此二，唯有虛言，則其歸依亦同於彼。若此二因，堅固猛利，則其歸依亦能變意，故應勵力勤修二因。

第二由依彼故所歸之境分二。^一正明其境。^二應歸依此之因相。今初。

如百五十頌云，「若誰一切過，畢竟皆永無，若是一切種，一切德依處，設是有心者，即應歸依此，讚此恭敬此，應住其聖教。」謂若有一，能辨是依非依慧者，理應歸依，無欺歸處，佛薄伽梵，由此亦表法及僧寶，如歸依七十頌云，「佛法及僧伽，是求脫者依。」

應歸之相分四。初者謂自即是，極調善性，已能證得無畏位故。若未得此，則如倒者，依於倒者，不能從其一切畏中救護他故。第二者謂於一切種，度所化機，善方便故。此若無者，縱往歸依，亦不能辦所求事故。第三者謂具大悲故。此若無者，雖趣歸依，不救護故。第四者謂以一切財而興供養，未將爲喜，要以正行而修供養，乃生喜故。此若無者，則定顧視先有恩惠，不與一切作歸處故。總之自正解脫一切怖畏，善巧於畏度他方便，普於一切無其親疏，大悲徧轉，普利一切有恩無恩，是應歸處。此亦唯佛方有，非自在天等，故佛即是所歸依處。由如是故，佛所說法，佛弟子衆皆可歸依。由是若於攝分所說此諸理上，能引定解，專心依仰，必無不救，故應至心發起定解。由能救自二種因中，外支或因無所缺少，大師已成，然是內支，未能實心持爲歸依，而苦惱故，是故應知。雖未請求，由大悲引而作助伴，復無懈怠。

無比勝妙眞歸依處。現前安住爲自作怙。故應歸此。讚應讚云：「自宣我是汝。無怙者助伴。由大悲抱持。一切諸衆生。大師具大悲。有愍願哀愍。勤此無懈怠。有誰與尊等。汝是諸有情。依怙總勝親。不求尊爲依。故衆生沉溺。若正受何法。下者亦獲利。能利他諸法。除尊非餘知。一切外支力。尊已正成辦。由內力未全。愚夫而受苦。」

第三由何道理而歸依者。攝決擇中略說四事：一知功德^二。知差別^三。自誓受^四。不言有餘而正歸依。初知功德而歸依者。須能憶念歸處功德。其中有三：一佛功德^二。法功德^三。僧功德^四。今初

分四

身功德者。謂正思念諸佛相好。此亦應如喻讚所說。而憶念之。如云：「相莊嚴尊身。殊妙眼甘露。如無雲秋空。以星聚莊嚴。能仁具金色。法衣端嚴覆。等同金山頂。爲霞雲縛纏。尊怙無嚴飾。面輪極光滿。離雲滿月輪。亦莫能及此。尊口妙蓮花。與蓮日開放。蜂見疑蓮華。當如懸索轉。尊面具金色。潔白齒端嚴。如淨秋月光。照入金山隙。應供尊右手。爲輪相殊飾。由以手安慰。生死所怖人。能仁遊行時。雙足如妙蓮。印畫此地上。蓮華何能嚴。」

語功德者。謂隨世界所有有情。同於一時。各各申一異類請問。能由利那心相應慧。悉

皆攝持以一言音。答一切問。彼等亦能各隨自音。而生悟解。應思惟此希有道理。如誦者品云：「若諸有情於一時。發多定語而請問。一刹那心徧證知。由一音酬各各問。由是應知勝導師。宣說梵音於世間。此能善轉正法輪。盡諸人天苦邊際。」又如百五十頌云：「觀尊面可愛。從彼聞此等。極和美言音。如月注甘露。尊語能靜息。貪塵如雨雲。拔除瞋毒蛇。等同妙翅鳥。摧壞極無知。翳障如日光。由摧我慢山。故亦等金剛。見義故無欺。無過故隨順。善綴故易解。尊語具善說。且初聞尊語。能奪聞者意。次若正思惟。亦除諸貪癡。慶慰諸匱乏。亦放逸者歸。令樂者厭離。尊語相稱轉。能生智者喜。能增中者慧。能摧下者翳。此語利衆生。」應如是念。

意功德分二。智功德者。謂於如所有性。盡所有性。一切所知。如觀掌中菴摩洛迦。智無礙轉。能仁智徧一切所知。除佛餘者。所知寬廣。智量狹小。悉不能徧。如讚應讚云：「唯尊智能徧。一切所知事。除尊餘一切。唯所知寬廣。」又云：「世尊墮時法。一切種生本。如掌中酸果。是尊意行境。諸法動非動。若一若種種。如風行於空。尊意無所礙。」應如是念。悲功德者。如諸有情爲煩惱縛。無所自在。能仁亦爲大悲繫縛。無所自在。是故若見諸苦衆生。常起大

悲恆無間斷。如百五十頌云：「此一切衆生，惑縛無差別，尊爲解衆生，煩惱長悲縛，爲應先禮尊，爲先禮大悲，尊知生死過，令如此久住。」諦者品亦云：「若見癡黑暗，常覆衆生心，陷入生死獄，勝仙發悲心。」又云：「若見欲蔽意，大愛常耽境，墮愛貪大海，勝者發大悲，見煩惱衆生，多病憂逼惱，爲除衆苦故，十力生大悲，能仁常起悲，終無不起時，住衆生意樂，故佛無過失。」應隨憶念。

業功德者，謂身語意業，由其任運無間二相，而正饒益一切有情。此復由於所化之別，堪引化者，能仁無不令其所化會遇圓滿，遠離衰損，定作一切所應作事。如百五十頌云：「尊說摧煩惱，顯示魔詭動，說生死苦性，亦示無畏所，思利大悲者，凡能利有情，此事尊未行，豈有此餘事。」讚應讚云：「尊未度衆生，何有是衰損，未令世間會，豈有此盛事。」應憶念之。

此是略說念佛道理，若由種種門中憶念，亦由多門能發淨信，若能數數憶念，思惟，則勢猛利，常恆相續，餘二寶德，亦復如是。

由如是修，若善了解，則諸經論多是開示三歸功德，此等皆能現爲教授。

念觀察修，皆是分別，於修行時，而棄捨者，是遮此等集聚資糧，淨治罪障，非一門徑，故於暇身，攝取無量堅實心藏，應當了知爲大障礙。此等若作常時修持，心隨修轉，故於初時修心稍難，後時於彼能任運轉。又若能念，願我當得，如所隨念，如是佛者，是發菩提心，一切晝夜恆得見佛，於臨終時任生何苦，然隨念佛終不退失。三摩地王經云：「教汝應悟解，如人多觀察，由住彼觀察，心能如是趣，如是念能仁，佛身無量智，常能修隨念，心趣注於此，此行住坐時，欣樂善士智，欲我成無上，勝世願菩提。」又云：「清淨身語意，常讚佛勝德，如是修心續，晝夜見世依，若時病不安，受其至死苦，不退失念佛，苦受莫能奪。」博朵瓦云：「若數數思，漸能深信，漸淨相續，能得加持，由於此上獲得定解，故能由其誠心歸依，若於所學能正習學，則一切事悉成佛法。吾等對於諸佛妙智，尚不計爲準治占卜。」此復說云：「譬如有一準利卜士說云：我知汝於今年無諸災患，則心安泰，彼若說云：今歲有災，應行此事，彼事莫爲，則勦力爲，若未能辦，心則不安，起是念云：彼作是說，我未能辦，若佛制云：此此應斷，此此應行，豈置心耶？若未能辦，豈憂慮耶？反作是言：諸教法中，雖如彼說，然由現在，若時若處，不能實行，須如是行，輕棄佛語，唯住自知。」若不觀察，隨心愛樂，唯亂於言，若非爾者，

內返其意。詳細觀察。極爲諦實。故當數數思佛功德。勵力引發至心定解。此若生者。則於佛所從生之法及修法衆。亦能發起如是定解。是則歸依至於扼要。此若無者。即能轉變心意。歸依且無生處。況諸餘道。

法功德者。謂由敬佛而爲因緣。應作是念。佛具無邊功德者。是由證修滅道二諦。除過引德。以爲自性。教證二法。而得生起。如正攝法經云。「諸佛世尊。所有無邊無際功德。從法生起。受行法分。法所化現。法爲其主。從法出生。正法行境。依於正法。法所成辦。」

僧功德中。正謂諸聖補特伽羅。此亦由念正法功德。由其如理修行門中。而爲憶念。正攝法經云。「於諸僧伽。應如是念。謂說正法。受行正法。思惟正法。是正法田。受持正法。依止於法。供養於法。作法事業。法爲行境。法行圓滿。自性正直。自性清淨。法性哀愍。成就悲愍。常以遠離爲所行境。恆趣向法。常白淨行。」

由知差別而歸依者。如攝分說。由知三寶內互差別而正歸依。此中分六。相差別者。現正等菩提是佛寶相。即彼證果。是法寶相。由他教授。而正修行是僧寶相。業差別者。如其次第。善轉教業。斷煩惱苦所緣爲業。勇猛增長業。信解差別者。如其次第。應樹親近承事信解。

應樹希求證得信解。應樹和合同一法性共住信解。修行差別者。如其次第。應修供養承事正行。應修瑜伽方便正行。應修共受財法正行。隨念差別者。謂應別念三寶功德。如云「謂是世尊等。」生福差別者。謂依補特伽羅及法增上。生最勝福。佛及僧二是依初義。此復依一補特伽羅。及依衆多補特伽羅生長福德。以於僧伽定有四故。

由自誓受而歸依者。謂由誓受依佛爲師。依般涅槃爲正修法。歸依僧伽爲修助伴。由如是門而正歸依。如毘奈耶廣釋中說。

由不言餘而歸依者。謂由了知內外大師及其教法。諸學法者。所有勝劣。唯於三寶執爲歸處。不執與此相違師等。是所應歸。

此二所有差別之中。師差別者。謂佛圓滿無邊功德。所餘大師與此相違。殊勝讚云。「我捨諸餘師。我歸依世尊。此何故爲尊。無過具功德。」又云。「於餘外道教。如如善思惟。如是如是我。心信於依怙。如是非徧智。宗過壞其心。心壞者不見。無過大師尊。」教差別者。謂佛聖教。由安穩道得安樂果。息生死流。淨諸煩惱。終不欺罔。樂解脫者。唯一善妙。清淨罪惡。外道教法與此相違。如殊勝讚云。「何故由尊教。安樂得安樂。故於說法獅。尊教此衆

生。」讚應讚亦云，「謂應趣應遮清淨及雜染。此是雄尊語，與餘言差別。此純顯真如，彼唯欺罔法。尊語與餘言，除此須何殊。此專一妙善，彼唯障礙法。尊語與餘言，除此有何別。由彼染極染，由此能清淨。此即依怙語，與餘言差別。」僧伽差別由此能知。

第四既歸依已，所學次第分二：一、攝分中出，二、教授中出。今初

初中有二四聚。初四聚中，親近善士者，謂如前說，善知識者，乃是一切功德依處。觀見是已而正親近，由歸依佛即是歸依示道大師，隨順此之正行，即是親近示道師故。聽聞正法，及如理作意者，隨其所應，謂當聽聞若佛所說，若佛弟子所說，法教諸契經等，及若作意何種所緣，能息煩惱，即應作意。由歸依法，於教證法應當現證，此即是彼隨順行故。法隨法行者，謂應隨順般涅槃法，而修正行。由歸依僧，於趣涅槃補特伽羅應執為伴，其隨順行，謂應與諸趣解脫者，共同學故。

第二四聚中，諸根不掉者，謂根於境放散之後，意亦隨逐於境掉動，深見過患，令意厭捨。受學學處者，謂隨力受學佛制學處。悲愍有情者，謂佛聖教，由悲差別，故歸依此。於諸有情，亦應悲愍，斷除損害，應時時間，於三寶所勤修供養者，謂應日日供養三寶。

第二教授中出分二：一、別學，二、共學。初中分二：一、遮止應學，二、修行應學。今初

如涅槃經云，「若歸依三寶，是謂正近事，終不應歸依諸餘天神等。歸依正法者，應離殺害心。歸依於僧伽，不共外道住。」此說有三：謂不歸餘天，於諸有情捨離損害，與諸外道不應共住。其中初者，謂於世間，若大自在，徧入天等，尚不執為畢竟歸處，況諸鬼趣、山神龍等。此是不可不信三寶，歸心彼等。若於彼等，請其助伴，現前如法所作事業，則無不可。如求施主為活命伴，依諸醫師為治病伴，第二謂於人及畜等，若打若縛若禁穿鼻，實不能負強令負等，意樂加行，損害有情，悉應遠離。第三謂與不信三寶，為可歸宿，而毀謗者，不應共住。

三種修行應學者，謂於佛像，若塑若畫，隨好隨醜，不應譏毀，置塵險處，及押當等，不敬輕毀，皆當斷除。應當執為是可敬田，猶如大師。親友書云，「隨工巧拙，木造等，智者應供善逝像。」分辨阿笈摩說，劫毘羅摩納婆，由於學無學僧眾，說十八種異類惡語，謂云，「汝等象頭，豈能了知是法非法」等，感有十八異類頭形摩羯陀魚，自迦葉大師時，乃至釋迦法王住旁生中。雜事中說，拘留孫大師般涅槃後，端妙大王，令建大塔，有一工人，曾經二次，作是譏云，今令樹其如是大塔，不知何日乃得完竣，後善成已，深生憂悔，將其工價，造一金鈴。

掛於塔上。其後惑生容顏醜惡。身形矮小。聲音和美。名曰善和。故於佛像不應說言。此如此類。於他所造諸佛像等。若因善妙。若量廣大。不應譏毀及遮止等。大瑜伽師奉曼殊像。於覺噶前。請觀視云。此善醜何似。若善妙者。可將絨巴迦格瓦所供之四錢金。授與購取。覺噶答云。至尊妙音之身。無所不善。師工中等。說已置頂。於一切像。悉如是行。雖於正法四句以上。應離不敬。又應斷除一切不敬。謂抵押經卷。買爲貨物。置禿土地。灰塵險處。鞋襪并持及跨越等。應起恭敬。等如法寶。傳說噶瓦善知識。凡見有持經典來者。合掌起立。後不能起。殷勤合掌。又說覺噶至哦日時。有一咒師不從聞法。大依怙尊。見一記錄。以齒汗穢。沾其經書。深生不忍。說云。可惡。不可。不可。咒師生信。遂從聞法。霞惹噶亦云。我等於法任何玩耍。無所不作。然不敬法及法師者。是壞慧因。現在愚蒙。如此已足。莫更作集愚癡之因。若愚過此。更有何能。

若於僧伽。或出家衆。持沙門相。及於其相。不罵不毀。又一切種不應分黨。視如怨敵。云汝等我等。應當敬重。猶如僧寶。勸發增上意樂會云。一希樂功德住林藪。不應觀察他過失。不應起心作是念。我是超勝我第一。此憍是諸放逸本。永不應輕劣苾芻。一劫不能得解脫。

此是此教正次第。」敦巴仁波卿。與大瑜伽師見碎黃布。在行路中。皆不輕越。抖置淨處。如是行持。應隨修學。自能如何恭敬三寶。則諸衆生亦能如是恭敬自故。如三摩地王經云。「作集如何業。當得如是果。」

共學分六。初者隨念三寶功德差別。數數歸依者。謂數思惟如前所說。內外差別。及三寶中。互相差別。並其功德。

第二隨念大恩。恆勤供養。嚼噉之先。亦當供養者。如三摩地王經云。「由佛福德。獲飲食。愚夫不知報佛恩。」此是以獲飲食爲喻。隨自所有一切樂善。悉應了知是三寶恩。由報恩德。意樂供養。此中復二。謂供養事。及供養意樂。初中有十。供養身者。謂親供養眞佛色身。供養塔者。謂供爲佛所建塔等。現前供養者。謂前二事。現自根前而設供養。不現前供養者。謂佛佛塔。非現在前。普爲一切佛佛塔故。而設供養。又若於佛般涅槃後。爲供佛故。造像及塔。若一數等。亦非現供。若供此二隨一之時。作如是念。而供養者。謂此一法性。即是一切法性。是故現前供養此二。亦即供養其餘三世一切諸佛。及供十方無邊佛塔。此是俱供現不現前。論說初者。獲廣大福。第二較前獲大大福。第三較前獲最大福。故於一佛。或佛像等。修

供養時。應憶法性無所差別。先當遣意供養一切。極為切要。自作供養者。謂非由於懈怠懶惰放逸增上。而令他作。唯自手作。教他供養者。謂念自己略有少物。然諸有情貧苦薄福。無力供養。若教此供。當獲安樂。由悲愍心。唯教他供。又亦勸他共供養者。謂自他俱共同供養。此三福果。大小如前。財敬供養者。謂供種種衣服飲食臥具坐具病緣醫藥。供身什物。薰香末香塗香華鬘伎樂及諸燈燭。敬問禮拜。奉迎合掌。唱種種讚。五支徧禮。右旋圍繞。又供田等無盡奉施。又供摩尼耳環臂釧。諸莊嚴具。下至供養諸小鳴鈴。散諸珍奇。纏寶縷線。供養諸佛。或佛塔廟。廣大供養者。謂以如是利養恭敬常時供養。此復有七。謂所供物。衆多微妙。現非現前。自作教他。至心歡喜。猛利勝解。而爲供養。復將此善迴向無上正等菩提。非染汗供養者。謂不由輕蔑放逸懈怠而教他供。自手供養。殷重供養。不散漫心而設供養。不以貪等雜染供養。不於信佛國王等所爲得利敬而爲供養。以隨順物而設供養。隨順物者。謂諸淨物。遠離不淨。雌黃所塗。酥所灌洗。局嘔羅薰。遏迦花等及諸所餘非清淨物。

又若如是財物供養自無所集。無從他求。應於一切世界之中。所有如來諸供養具。以歡喜俱及於廣大勝解俱心。周徧思惟。一切隨喜少用功力。而修無量廣大供養。攝集菩提

廣大資糧。恆常於此以眞善心。起歡喜心。當勤修學。又如寶雲經及建立三昧耶經所說。無主攝持諸華。果樹及珍寶等。亦當供養。正行供養者。謂於下至搆牛乳頃。精勤修習四無量心。四種法集。隨念三寶。波羅蜜多。及能勝解甚深空性。無分別住。於淨尸羅。起防護心。於菩提分。六度四攝。精勤修學。若能由此十種供養供養三寶。應知是名圓滿供養。由如是等。與供養時。有六意樂。能於三寶隨一之所。少分思惟。而生無量廣大果利。一者無上大功德田。二者無上有大恩德。三者一切有情中尊。四者猶如鄔曇妙華極難值遇。五者三千大千世界獨一出現。六者一切世出世間圓滿根本。作是思惟而設供養。此等是如菩薩地說而正攝錄。恆常時中。於如是等隨應而行。若遇佳節及大時會。當隨力能修妙供養。

復次恆須受飲食故。爾時若能首先供養無間缺者。少用功力。而能圓滿衆多資糧。故隨受用淨水以上。應以先首至心供養。

此復非以糕之瘠處。菜葉黃處。是須擇其妙者而供。又供茶時。現一切人。如洒揚塵。唯彈少許。不成供養。是霞惹瓦語錄中出。譬如有一極肥沃田。至下種時而不下種。任其荒蕪。如是廢止。實生不忍。如是能生若現若後一切善樂。最勝福田。於其四季一切時中。常恆無

間堪種一切善樂種子。復應於此如經說云。「當以信犁耕耘福田。」若未能作。至極堪惜。故如讚應讚云。「如尊之福田。三世間非有。施處尊第一。是淨令座淨。猶如虛空界。橫豎無邊際。於尊爲利害。異熟無盡際。」於最勝田。尚不見如庸俗之田。此是我等無賢善相。故一切時。當勤精進供養三寶。若如是行。由於勝田種善根力。於諸道次。慧力增長。故於聽聞不能持文。思惟不能解義。修習相續不生。慧力至極微劣之時。依福田力。是要教授。如是亦如吉祥敬母云。「作詩大善根。我慧依尊故。如夏季江河。雖小極增長。」又如說云。「供養亦復不賴其物。是在自信。」若有信心。用曼陀羅及諸淨水。并無主攝諸供具等。皆可供養。無餘財物。應如是行。如現實有。而不能捨。作是念云。「我無福德極貧窮。諸餘供財我悉無。」等同博朶瓦云。「於一穢螺盃中。略擲少許香草。念云。「梅檀冰片妙香水。」是諸生盲欺明眼者。又如撲穹瓦云。「我於最初供養香草。其氣辛辣。次有四合長香供養。其氣甘美。現在供養。若沈水香。啍嚕迦等。其氣香馥。」若於微供輕而弗供。則永生中終是唯爾。若縱微少。發起殷重。漸得上妙。應如此師行持修學。傳說此師每配一次。須用二十二兩金之香。若諸已得資具自在。大菩薩衆。尚化其身爲多俱胝。於一一身。復各化現百千等手。往一切刹。

經無量劫。供養諸佛。諸由少許相似功德。便生喜足。云我不於此上希菩提者。是於正法極少知解。造次亂言。以是應如寶雲經中所說而行。如云。「應當聽聞諸契經中。所有如是廣大供養。廣大承事。由其最勝真實善心。增上意樂。迴向諸佛及諸菩薩。」

第三隨念悲故。亦應安立於諸衆生。於是道理者。謂由悲愍。隨能安立諸餘有情。令受歸依。

第四隨作何事。有何所須。皆當供養。啓白三寶。棄捨世間諸餘方便者。謂隨作爲何種所作。隨見何等緊要重事。應依三寶及與隨順三寶供養。於一切種。不應依止不順三寶邪道等儀。一切時中。應當至心歸憑三寶。

第五由知勝利。晝三夜三。勤修歸依分二。攝分所出勝利。教授所出勝利。

初中有二四聚。初四聚中。一獲廣大福者。如無死鼓音陀羅尼云。「佛世尊難思。正法亦難思。聖僧不思議。諸信不思議。異熟亦難思。」攝波羅蜜多論亦云。「歸依福有色。三界器猶狹。如大海水藏。非握能測量。」二獲大歡喜者。如念集中云。「若諸日夜中。能隨念諸佛。正歸依佛者。此是人所得。」於餘二寶亦如是說。我今獲得依止。如是三寶歸宿。是爲善。

得。作意思惟增長歡喜。三獲三摩地。四獲大清淨者。謂由等持及以慧學而得解脫。

第二四聚中。一具大守護者。至下當說。二於一切種邪勝解障。皆得輕微。或永滅盡者。謂由信解。歸依惡師惡法惡友增上力故。造諸惡業。皆得輕微。當得清淨。三得墮入正行。正至善士數中。四爲其大師同梵行者。及於聖教淨信諸天。愛念歡喜者。謂得趣入善士數中。爲大師等之所喜樂。諸天如何歡喜者。謂彼歡喜唱如是言。我等由其成就歸依。從彼處沒來生此間。是諸人等。今既成就多住歸依。亦當來我衆同分中。

教授所出勝利分八。一得入內道佛弟子者。總有多種。建立內外差別道理。然共稱許。覺噶與寂靜論師。以有歸依而爲判別。謂得歸依。乃至未捨。是故最初入佛弟子者。須由至心於三寶所受爲大師等。此若無者。任作何善。皆不能入佛弟子數。二成一切律儀所依處者。俱舍釋云。「受歸依者。是受一切律儀之門。」歸依七十論亦云。「近事歸三寶。此是八律本。」此中意趣。謂由歸依而能堅固涅槃意樂。從此意樂律儀發生。三先集業障輕微滅盡者。集學論中。顯示歸依能淨罪時。說云。「此中應以生豬因緣而爲譬喻。」謂有天子當生豬中。由歸依故。即未生彼。是由歸依能淨當生惡趣因故。「若有歸依佛。彼不往惡趣。捨

棄人身已。彼當得天身。」於法及僧亦如是說。故先集罪。有者輕微。有者罄盡。四積廣大福者。如前所說。五不墮惡趣。由前應知。六人與非人不能爲難者。如經云。「諸遭怖畏人。多歸依山林及歸諸園囿。歸所供樹木。其歸非尊勝。其歸非第一。雖依其依處。不能脫衆苦。若時有歸依。佛法及僧伽。由知苦苦集。正超越諸苦。八支聖道樂。當趣般涅槃。以智慧觀見。諸四聖諦理。此歸爲尊勝。此歸是第一。由歸此歸處。能解脫衆苦。」此中應以成就風索外道等緣。而爲譬喻。七隨一切想悉當成辦者。隨行何等如法所作。若先供養歸依三寶。祈禱成辦。則易成就。八速能成佛者。如師子請問經云。「由信斷無暇。」謂由獲得殊勝閒暇。遇歸依處。學殊勝道。由此不久當得成佛。如是憶念諸勝利故。於日日中。晝三夜三。勤修歸依。

第六下至戲笑乃至命緣。應當守護不捨三寶者。身命受用。定當捨離。若爲此故。棄捨三寶。則一切生輾轉受苦。故任至何事。不捨歸依。作是念已。數起誓願。雖爲戲笑。亦不應說捨歸依語。諸先覺等說一學處。謂隨往何方。於彼如來應學歸依。未見根據。

如是六種共同學處。是如道炬釋論中說。各別學處。初三種者。契經中說。後三種者。出於歸依六支論中。如彼說云。「應於形像頌。及諸碎黃布。信解爲大師。親口說諸法。不謗應

頂戴淨未淨諸人。應觀爲善士。」攝決擇中所說此等。迦摩跋云。「此諸學處。內隴蘇跋。想亦宣說。我二同從阿蘭若師所聞。」此語出於此師所傳。攏跋囉道次第中。

若有違犯此諸學處。當成虧損及棄捨之理者。有說違犯六種成捨。謂初三種各別學處及恆修歸依。爲命不捨。供養三寶。有說由其九種成捨。謂加違後三種各別學處。其餘僅是虧損之因。然作是思。若與爲命亦不棄捨。有違犯者。實捨歸依。如是雖未棄捨三寶。然俱愛執三寶異品。大師等三。亦違不言有餘大師。心未誠歸。故亦成捨。若未犯此。僅違學處。非是捨因。

是故歸依。是於佛教。能入大門。若有歸依。非唯虛言。則是依止最殊勝力。內外障緣不能違害。功德差別。易生難退。倍轉增長。故如前說。由於怖畏及由憶念功德等門。受持歸依。勵力不違。歸依學處。是極扼要。

設作是念。如是念死及思死後當生惡趣。而起怖畏。能從其中救拔歸處。是爲三寶。若歸三寶不違學處。然其歸處。如何救拔。如集法句云。「能斷有箭道。我教示爾等。如來是大師。爾等應須行。」佛是歸依大師。僧是歸依正行助伴。故正歸依是爲法寶。若能得此。解脫

畏故。最下法寶。亦是。由其初修業時。遠一分過。修一分德。斷證二事。倍轉勝進而爲安立。非離此外。忽從他來。

故於此時。是須善巧。善不善業及果差別。如理取捨而修正行。是爲修法。若不久思二業及果。如理取捨。則不能遮諸惡趣因。縱畏惡趣。然亦不能脫此畏故。是故救拔果位惡趣。須於因時。糾治其意。隨不善轉。此復依賴於諸業果得深忍信。

第二引發一切善樂根本深忍信中分三。一思總業果。二思別業果。三思已正行進止之理。初中分二。一正明思總之理。二分別思惟。今初

初中有四。業決定理者。謂諸異生及諸聖者。隨有適悅行相樂受。下至生於有情地獄。由起涼風。所發樂受。一切皆是從先造集善業所起。從不善業發生安樂。無有是處。所有逼迫行相苦受。下至羅漢相續之苦。一切皆是從先造集不善而起。從諸善業發生諸苦。無有是處。寶鬘論云。「諸苦從不善。如是諸惡趣。從善諸善趣。一切生安樂。」故諸苦樂非無因生。亦非自性。自在天等不順因生。是爲從總善不善業生總苦樂。諸苦安樂種種差別。亦從二業種種差別。無少紊亂。各別而起。若於業果。或決定相。或無欺罔。獲定解者。是爲一切內

佛弟子所有正見。讚爲一切白法根本。

業增長廣大者。謂雖從其微少善業。亦能感發極大樂果。雖從微少諸不善業。亦能感發極大苦果。故如內身因果增長。諸外因果無能等者。此亦如集法句云。「雖造微少惡。他世大怖畏。當作大苦惱。猶如入腹毒。雖造微少福。他世引大樂。亦作諸大義。如諸穀豐熟。」從輕微業起廣大果。此復當由說宿因緣發定解者。如阿笈摩說。牧人喜歡。及彼手杖。所穿田蛙。五百水鵝。五百魚龜。五百餓鬼。五百田夫及五百牛。所有因緣。並賢愚經說。金天金寶牛護因緣。當從阿笈摩及賢愚經。百業經等。求發定解。

復次尸羅軌則淨命正見四中。後未虧損。前三未能圓滿清淨。少虧損者。說生龍中。海龍王請問經云。「世尊。我於劫初。住大海內。時有拘留孫如來出現世間。爾時大海之中。諸龍龍子龍女悉皆減少。我亦減少眷屬。世尊現大海中。諸龍龍子龍女。悉皆如是無有限量。不能得知數量邊際。世尊有何因緣而乃如此。世尊告曰。龍王若於善說法毘奈耶而出家已。未能清淨圓滿尸羅。虧損軌則。虧損淨命。虧損尸羅。未能圓滿。然見正直。此等不生有情地獄。死沒已後。當生龍中。」此復說於拘留孫大師教法之中。在家出家有九十八俱胝。金

仙大師教法之中。有六十四俱胝。迦葉大師教法之中。有八十俱胝。吾等大師教法之中。有九十九俱胝。由其虧損軌則淨命。尸羅增上。於龍趣中已生當生。吾等大師。般涅槃後。諸行惡行。毀犯尸羅。四衆弟子。亦生龍中。然亦宣說。彼等加行。雖不清淨。由於聖教尚未退失深忍。意樂增上力故。從龍死歿。當生人天。除諸趣入於大乘者。一切悉當於此賢劫諸佛教中。而般涅槃。是故微細黑白諸業。如影隨形。皆能發生廣大苦樂。當生堅固決定解已。雖微善業。應勵力修。微少惡罪。應勵力斷。如集法句云。「如鳥在虛空。其影隨俱行。作妙行惡行。隨彼衆生轉。如諸少路糧。入路苦惱行。如是無善業。有情往惡趣。如多有路糧。入路安樂行。如是作善業。有情往善趣。」又云。「雖有極少惡。勿輕念無損。如集諸水滴。漸當滿大器。」又云。「莫思作輕惡。不隨自後來。如落諸水滴。能充滿大器。如是集少惡。愚夫當極滿。莫思作少善。不隨自後來。如落諸水滴。能充滿大瓶。由略集諸善。堅勇極充滿。」本生論亦云。「由修善不善諸業。諸人即成慣習性。如是雖不特策勵。他世現行猶如夢。若未修施尸羅等。隨具種色少壯德。極大勢力多富財。後世悉不獲安樂。種等雖卑不著惡。具足施戒等功德。如夏江河能滿海。後世安樂定增廣。應善定解善非善。諸業他世生苦樂。斷惡勵力修善業。無

信豈能如欲行。」

所未造業不會遇者。謂若未集能感苦樂正因之業。則定不受業苦樂果。諸能受用大師所集無數資糧所有妙果。雖不必集彼一切因。然亦定須集其一分。

已造之業不失壞者。謂諸已作善不善業。定能出生愛非愛果。如超勝讚云。「梵志說善惡能換如取捨。尊說作不失。未作無所遇。」三摩地王經亦云。「此復作已非不觸。餘所作者亦無受。」毘奈耶阿笈摩亦云。「假使經百劫。諸業無失亡。若得緣會時。有情自受果。」

第二分別思惟分二。顯十業道而爲上首。決擇業果。 今初

如是了知苦樂因果。各各決定及業增大。未作不會。作已無失。彼當先於何等業果所有道理發起定解而取舍耶。總能轉趣妙行惡行三門決定。三門一切善不善行。雖十業道不能盡攝。然諸粗顯善不善法罪惡根本諸極大者。世尊攝其扼要而說十黑業道。若斷此等。則諸極大義利扼要亦攝爲十。見此故說十白業道。俱舍論云。「攝其中粗顯善不善如應。說爲十業道。」辨阿笈摩亦云。「應護諸言善護意。身不應作諸不善。如是善淨三業道。」

當得大仙所說道。」由善了知十黑業道及諸果已。於其等起亦當防護。使其三門全無彼雜。習近十種善業道者。即是成辦一切三乘及其士夫二種義利。所有根本。不容缺少。故佛由其衆多門中數數稱讚。海龍王請問經云。「諸善法者。是諸人天衆生圓滿根本依處。聲聞獨覺菩提根本依處。無上正等菩提根本依處。何等名爲根本依處。謂十善業。」又云。「龍王。譬如一切聚落都城市埠方邑國土王宮。一切草木。藥物樹林。一切事業邊際。一切種子集聚。生一切穀。若耕若耘及諸大種。皆依地住。地是彼等所依處所。龍王。如是此諸十善業道。是生人天。得學無學諸沙門果。獨覺菩提。及諸菩薩一切妙行。一切佛法所依止處。」是故十地經中。稱讚遠離十不善戒所有義理。入中論中亦總攝云。「若諸異生諸語生。若諸自力證菩提。及諸勝子決定勝。增上生因戒非餘。」

如是不能於一尸羅。數修防護而善守護。反自說云。我是大乘者。極應呵責。地藏經云。「由如是等十善業道而能成佛。若有乃至命存以來。下至不護一善業道。然作是言。我是大乘。我求無上正等菩提。此數取趣至極詭詐。說大妄語。是於一切佛世尊前欺罔世間。說斷滅語。此由愚蒙。而至命終。顛倒墮落。」顛倒墮落者。於一切中。應知即是惡趣異名。

決擇業果分三。^一顯示黑業果。^二白業果。^三業餘差別。初中分三。^一正顯示黑業道。^二輕重差別。^三此等之果。今初。

云何殺生。攝分於此說爲。事想欲樂煩惱究竟五相。然將中三攝入意樂。更加加行攝爲四相。謂事意樂加行究竟。易於解釋。意趣無違。其中殺生事者。謂具命有情。此復若是殺者自殺。有加行罪。無究竟罪。瑜伽師地論於此意趣。說他有情。意樂分三。想有四種。謂如於有情事作有情想及非情想。於非有情作非情想及有情想。初及第三是不錯想。二四錯誤。此中等起若有差別。譬如念云。唯殺天授。若起加行誤殺祠授。無根本罪。故於此中須無錯想。若其等起於總事轉。念加行時。任有誰來悉當殺害。是則不須無錯誤想。如是道理。於餘九中。如其所應。皆當了知。煩惱者。謂三毒隨一。等起者。謂樂殺害。加行中能加行者。謂若自作。或教他作。二中誰作等無差別。加行體者。謂用器械。或用諸毒。或用明咒。隨以一種起加行等。究竟者。謂即由其加行因緣。彼爾時死。或餘時死。此復如俱舍云。「前等死無本。已生餘身故。」此中亦爾。

不與取事者。謂隨一種他所攝物。意樂分三。想與煩惱俱如前說。等起者。謂雖未許令離彼欲。加行中能加行者如前。加行體者。謂若力劫若闇竊盜。任何悉同。此復若於債及寄存。以諸矯詐欺惑方便。不與而取。或爲自義。或爲他義。或爲令他耗損等故。所作悉同。成不與取。究竟者。攝分中說。「移離本處。」於此義中。雖多異說。然從物處。移於餘處。唯是一例。猶如田等無處可移。然亦皆須安立究竟。是故應以發起得心。此復若是教劫教盜。彼生即可。譬如遣使往殺他人。自雖不知。然他何時死。其教殺者。即生本罪。

註：瑜伽師地論云。菩薩於如來所修十種供養：(一)設利羅供養(觀現供養如來色身)。(二)制多供養(塔廟等供養)。(三)現前供養。(四)不現前供養。(四)自作供養。(六)教他供養。(七)財敬供養。(八)廣大供養。(九)無染供養。(十)正行供養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四終